

# 遇见

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学生 李雯菁

遇见很美，它有一种魔力，让绿芽长成参天大树，开成曼妙花朵；让雏鸟丰满羽翼，在空中翱翔。或许正是这魔力让我遇见了应县木塔，并与它结下不解之缘。

第一次与它相遇，是在山西旅行的途中。

高耸入云的木塔在现代建筑群落中格外显眼。红褐色的木料在灰色的天空映衬下，就好像在

燃烧。我远远地望着它，在静默的燃烧中，好像在诉说着什么，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。

当我站在巨大的木塔前，感受和远观时完全不同。如果说远观时的应县木塔是炽热的，那么近看时，它便是宁静的。在人群的嘈杂中，它静静地矗立着，仿佛在凝视远方。通过介绍，我才知道这里是存放释

迦摩尼舍利的地方，同时还存放了大量佛教经书。无数学者在这座静穆的建筑中获得精神养分。那一次，那萦绕鼻尖的淡淡木香令人久久难忘。

第二次与它相遇，是在荧幕中。

应县木塔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出现。看着这座熟悉的木塔，我心里一阵激动。也是那时，我才知道应县木塔建于辽代，从修建至今经历过多次地震、火灾、雨水及战争炮火的侵蚀。弹片在它身上留下许多痕迹，而它依然不倒，这是多么高超的技艺，多么强大的气节。

全塔由全木质结构组成，共有50余种斗拱连接，每层中还有一个暗层。据说我国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到应县木塔时，被木塔的气场震慑，几乎要跪下。他说：“我跪的不是塔中的佛，而是建造这座塔的人。”工匠们以肉为梁，以骨为柱，用血液造就了木塔的奇迹。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气概。那一

次，听闻这些介绍时我心中由自豪而产生的热血沸腾之感至今记忆犹新。

第三次与它相遇，是在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中。

即便应县木塔缩小为模型，在我眼里它依旧很高大。优美的比例与精致的结构汇成的庄严和包容让我想要流泪。讲解员在讲到木塔的时候惋惜地说：“由于结构被更改过，它已经倾斜了，将来……”我垂眸注视着牌子上的介绍，沉默不语，强烈的担心瞬间涌上胸口。这一次，我陷入了沉沉的思考，如何才能保护它？我思索至今。

这是我与应县木塔的相遇。在相遇中我认识了它，也认识了流传至今的中国工匠精神与传统建筑文化，像奔腾不息的江河，像熊熊燃烧的烈火。

就这样，我与它相遇，恐又终生难忘。

(推荐教师：苏逊)



5月15日，北京市第50中学举办科技节化学组活动。图为学生演示振荡实验蓝瓶子和碘钟实验，体验科技之美。

杨可欣 摄

# 谈底色

北京市第一中学 王紫馨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底色。在底色上作画，能绘出一个完整的人生。

底色是不同的，这像是人生的画卷，在纸上涂涂抹抹，反复叠加不同的颜色，画会越来越浓重、沉稳，如油画一般，终会拥有深厚的质感。完整的人生画卷便是在不同底色的映衬下，展现出不同的结果。

霍金的底色寓于对科学的热爱，是黑洞、虫洞都吞噬的街头。一对对俊男靓女的，在我面前，远了，又近了。一双双天成佳偶，去了，又来了。他们喜盈盈，甜蜜蜜，没有了兰芝的哀怨，英台的悲切，黛玉的凄清。他们脸上的笑靥像手中的玫瑰一样芬芳。

忽然就觉得，生在今日，真好！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朱砂亭外，几曲悲歌。

——后记

物理学家的。底色与人生的发展密切相关。人生的发展有喜有悲。

张国荣与阮玲玉的底色或许是灰白色。家境、亲情、与淡漠的人情冷暖让他们的底色暗淡，就算日后画上涂涂抹抹着再为亮丽的颜色，他们的人生终会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。

中华民族自古是不屈不挠的，它的底色是寓于忠诚信仰的热血一般的红色，长存于胸。古时的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、岳飞，不论是将军世家出身，还是“精忠报国”的嘱托，他们都是热血男儿，将红色献于战场，献于边疆，献于他们守卫的国家。

如今的新时代，袁隆平、屠呦呦、王泽山……哪一个不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，他们的底色上都带有一抹中国红，这是传承中华文明与五千年历史而留下的不朽的精神。

一个人的底色影响着人的一生，一个国家的底色影响着国家的富强。我们要从小立志，顽强拼搏，自强不息，为成为优秀人才，建设美好而强大的祖国而奋斗。

# 思绪

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学生 邵汲引

“年年乞与人间巧，不道人间巧已多”。

——题记

思绪飘向远方。远远的，我仿佛看到一对璧人，女子美若天仙，男子貌比潘安。男子抱住女子：兰芝，虽是我娘不对，只望你继续忍耐。女子黯然：纵然你我情深，怎奈你母刻意为难。最终，一个溺亡，一个自挂东南枝。恩爱夫妻终因婆母的刁难、仲卿的愚孝，只能相随于阴间。其局可悲，其情可叹。只落得“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。”

朦胧间，眼前已是不同。正是梁祝的十八相送。祝英台有意挑明身份：梁兄看这井水，一

男一女笑盈盈。梁山伯不解：祝兄该打，分明两个男儿身。待梁山伯醒悟为时已晚，祝英台即将成为马夫人。梁山伯抑郁而终，祝英台随之而去。两人双双化蝶，世俗的力量再也不能将二人分离。祝英台，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，勇往直前，但是为何，你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不能一如既往执着？后人在津津乐道的同时，终是不免一声叹息。梁祝化蝶，感动天地，于他们二人，又有何益？于事何补？

恍惚间，耳边传来一声叹息。只听宝玉道：到底因为什么，妹妹也该告诉明白，死了也不冤枉！黛玉细声道：我知道你喜欢妹妹，只是有

了姐姐，你的心里眼里，便没有妹妹了。两人虽是惺惺相惜，终因贾母一句黛玉这孩子多病，总不是一个多寿的孩子，以及元妃的一道旨意，成就了金玉良缘，拆散了木石前缘。终是一个离世，一个出家。不是黛玉红颜薄命，也不是宝玉公子移情，终究上命难违。就像曲中所唱：“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没奇缘，今生偏又遇着他；若说有奇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化？”一个枉自嗟呀，一个空劳牵挂。一个是水中月，一个是镜中花……”

脚踏间，牛郎和织女，白娘子与许仙，孟姜女和万喜良，一对对，一双双，近了，又远了。忽然

觉得，或许是我错了，他们何尝不曾争取，何尝没有抗争！只是，拆散他们的岂止是一个人；他们遇到的，何止是一条沟，一面坡，一座山？

思绪回到眼前，徜徉在21世纪流光溢彩的街头。一对对俊男靓女的，在我面前，远了，又近了。一双双天成佳偶，去了，又来了。他们喜盈盈，甜蜜蜜，没有了兰芝的哀怨，英台的悲切，黛玉的凄清。他们脸上的笑靥像手中的玫瑰一样芬芳。

忽然就觉得，生在今日，真好！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朱砂亭外，几曲悲歌。

——后记

